

導 嚮

◀ 刊 彙 ▶

集 一 第

期 十 五 第 至 期 一 第

行 印 社 報 週 導 嚮

1 9 2 4

影印者說明

“嚮導”週報，是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間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這次影印的共二百零一期，截止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發行範圍限於預約者。

人民出版社影印 新華書店發行

本冊定價四萬八千元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印刷

印數：1—2,450冊

嚮導彙刊第一集目次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二月

第一期

本報宣言

聯省自治與中國政象
統一、借債與國民黨
日本政黨改造之趨勢

第二期

造國論

革命運動中之印度政治近況
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
國民黨是什麼

第三期

中國國際地位與承認蘇維埃俄羅斯
國人對於蒙古問題應持的態度
祝土耳其國民黨的勝利
土耳其國民軍勝利的國際價值
南通借款

勗江西人民
外交派與政學系

第四期

中德俄三國聯盟與國際帝國主義及陳炯明之反動
孫吳可在一種什麼基礎上聯合呢？

嚮導彙刊第一集目次

介紹一篇國民革命的綱領

日本帝國主義與張作霖

外交團勸告裁兵

英國帝國主義者所謂退回威海衛

議員學者跑到美國帝國主義家裏討論憲法問題嗎？

請看國際帝國主義怎樣宰割中東路

讀獨秀君造國論底疑問

第五期

日俄會議及中俄會議

福建現下的局勢與國民黨

國慶日裁兵運動

王博士台上生活應給「好人努力」的教訓

蒙古及其解放運動

請看英美帝國主義怎樣在北京鞏固他們雇用的外交系政府

以醉心英美為合格

第六期

中國已脫離了國際侵略的危險麼？

目下時局與國際帝國主義

批評汪精衛君赴奉返滬後之談話

國民黨人應當做幹帥的宣傳員嗎？

「新創民治之關外」：

第七期

君字

春獸

振字

振字

獨秀

雙眼

思順

君字

君字

君字

國肅

君字

登德布

和森

君字

和森

國肅

和森

和森

君字

君字

君字

吳佩孚與會揀擇便宜貨

中山先生的兵工政策是為軍閥說法的嗎？

迎合英美意旨的就不要注意其行動嗎？

國際帝國主義老實不客氣了

美國駐兵——英國巡捕——中國警察

省憲所給議會的「權」那裏去了？

北京大學過激化了嗎？

日本與山東協定

蒙古及其解放運動（續第五期）

讀者之聲

第八期

福建人民幫助革命軍復建革命政府

國人應當共棄的陳炯明

好一個以「至誠之意而謀中國之利益」的新銀行團！

國民黨報紙不應有這樣記載

北京政府也向德國索賠款嗎？

中國人民是馴服了的奴隸嗎？

女權運動者應當知道的

評商報與時事新報

俄國革命五週紀念

還是贊助新蒙古罷

第九期

資本主義世界的休戰紀念

陳復

陳此生

第十期

李駿

國民運動、革命軍和革命宣傳

登德布

第三國際與遠東民族問題

和森

外國資本家對孫中山的勸告

和森

外國資本家的宣傳員真聰明

和森

國人對於蘇俄的同情

和森

趙恆惕與湖南省自治

和森

一個希望趙恆惕「提倡勞工」的工會

和森

嚮導週報與珠江評論

和森

唐山學生援助罷工之模範

和森

國民黨應否復建革命政府

和森

「新俄羅斯」

和森

第三國際與遠東民族問題（續前）

和森

「新俄羅斯」

和森

第三國際與遠東民族問題（續前）

和森

「新俄羅斯」

和森

「新俄羅斯」

和森

「新俄羅斯」

和森

「新俄羅斯」

田誠

「須與美國親善」

第十一期

紅軍在海參威勝利後的遠東時局

美國機關報所說的中俄時局

「須與美國親善」

薩登洛夫

孫錫

田誠

振宇

田誠

孫錫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和森

請看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搗些什麼鬼
蒙古王公與外國資本家的勾結

英國與威海衛

中國勞動羣衆的覺醒

第三國際與遠東民族問題（續前）

陳炯明與粵導週報

第十二期

近日政潮的內幕

由汪大燮內閣到張紹曾內閣

洛桑會議中土耳其民族惟一的幫助者

法日美資本家都要與蘇俄恢復關係

可驚可駭的交還威海衛條件

不要忘記了山東問題

知識階級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責任

讀者之聲

第十三期

國民黨那裏去了？

離間中俄感情之宣傳

勞工司與勞工局

曹錕做壽與宣統結婚

愛爾蘭依然爲英國的殖民地！

革命中的希臘

巴爾幹新形勢中的保加利亞

我們對於小資產階級和平派的勸告

和森 香港通信
振森 讀者之聲

第十四期

孫鐸

K J

萬國公民大會與上海的裁兵運動
雙管齊下的國際帝國主義
舒爾曼陳炯明張紹曾與聯省自治

英國資本家退款與學的用意

和森 中國人和外國人

和森 看看日本侵略家的話

和森 喪盡利權之魯案協定

振宇 洛桑會議與土耳其

從經濟的視察不單是援助蒙古獨立

第十五期

曉齋 革命黨的「否認」病

田誠 洛桑會議與土耳其（續前）

致中 「今日」派之所謂馬克思主義

田誠 讀者之聲

敬告本報讀者

第十六期

振宇 國民運動與太上國民運動

和森 外力、中流階級與國民黨

和森 美國資本家奴隸中國的新計劃

國森 美國供給奉張軍械與上海總商會的希望

K J
宋允禮

和森 振宇 振宇 田誠 田誠 致中 和森 易子凡

國森 和森 田誠 CHL
本報同人

和森 和森 振宇

全美艦隊集中太平洋

關稅主權與外人代管

陳炯明的失敗

英國帝國主義者在漢口之逞兇

革命與反革命

反動政局與各黨派

賠償問題與帝國主義

第十七期

反動政局下兩個要案

評蔡校長宣言

最低問題

趙恆惕降北與借款

各國供給中國軍械的互供

賠償問題與帝國主義（續前）

學生運動的意見

長沙通信

第十八期

四派勢力與和平統一

教育界能不問政治嗎？

中國人民要與西方工人一致反抗法帝國主義對德的橫暴

賠償問題與帝國主義（續前）

論暗殺、暴動及不合作

政治運動與智識階級

第十九期

振宇 爲自由而戰！

振宇 中國之大患——職業兵與職業議員

和森 反對「敦請一友邦」干涉中國內政

田誠 再論不合作主義答北京晨報記者

獨秀 一九二二年印度國民運動的分析

獨秀 中國共產黨爲吳佩孚慘殺京漢路工告工人階級與國民

和森

統一的國民運動

獨秀 克門案與運送飛機案

獨秀 孫中山南下與英國

獨秀 全國商界的好榜樣

振宇 助軍閥殘民之總統命令

振宇 二七大屠殺的經過

和森 讀者之聲

國黨

C K

中國共產黨告滇軍兵士

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應持的方針

和森 中日交涉與中俄關係

獨秀 外國帝國主義與軍閥協同壓迫革命的眞勢力

君宇 開孫曹攜手

和森 怎麼打倒軍閥

獨秀 普遍全國的國民黨

秋白 一九二二年印度國民運動的分析（續第十九期）

第二十二期

獨秀

獨秀

和森

獨秀

永釗譯

獨秀

和森

和森

君宇

君宇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

鄭崇之

警宇

和森

和森

和森

獨秀

CTL

永釗譯

吳佩孚與國民黨

孫 譯
國會議員宣佈張閣罪狀與曹吳態度

獨
天

黃大偉背叛的教訓

洛桑俄使遇害與資本主義國家之「文明」

德國賠款新提案之失敗

讀者之聲

第二十七期

臨城案件和兵工政策

英人中國協會主席之演說

帝國主義的列強與軍閥

吳佩孚的「匪力統一政策」

黎元洪與曹張

英俄漁船交涉

日俄談判之進行

星加坡建築軍港——「給各國一個榜樣」

讀者之聲

第二十八期

臨城案件與國民黨

嗚呼！外國政府下之商埠同盟！

外國土匪也來了！

美國不是外國？馮玉祥不是軍閥？

外國統治下之商人政府

狼狽為奸之中外資本家

為廢止綿花出口禁令告中國實業家

一致團結的反對軍閥罷！

奉直戰爭和日本與英美的利益衝突

中國還沒有亡？

曾國光

H.S.Cheng

陸 邦

和 森 英國內閣之變化

和 森 日俄談判再進一步

L M 充滿威嚇的世界

長沙通信

讀者之聲

第二十九期

春 木 日本慘殺長沙同胞

獨 秀 羞見國民的中國國民黨

獨 秀 中國改造之外國援助

獨 秀 馮玉祥與吳佩孚

和 森 危險人物的蔡元培和荷蘭殖民地政府

和 森 民國主權在人民的一點表示

太 雷 美國與日俄會議

孫 勤 日本人民對於日俄關係投票的結果

獨 秀 第二與二半社會國際的聯合

獨 秀 法西塞黨的破裂

獨 秀 讀者之聲

第三十期

春 木 兒戲之北京政府

田 誠 臨城事件與長沙事件

春 木 告上海納稅華人會

春 木 國民黨目前之兩種責任

巨 綠 英國對中國的好意！

春 木 未來之太平洋大戰之又一表徵

巨 綠 浙江的政治狀況

六

鄧漢儀

之 龍

和 森

大 雷

子 雲

梁 我

獨 秀

春 木

孫 鐸

巨 綠

孫 鐸

春 木

孫 鐸

大 雷

仁 靜

大 雷

郭 瘦

獨 秀

獨 秀

獨 秀

春 木

大 雷

大 雷

大 雷

大 雷

大 雷

大 雷

哈爾濱通信
讀者之聲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

瘦兵 孫容 玉屏

繼武 心甫 讀者之聲
潮音 仲容

第三十四期

歡迎民治週刊

嗚呼！北京學生聯合會！

北京政變與國民黨

北京政變與英美

北京政變與吳佩孚

北京政變與商人

北京政變與勞動階級

北京政變與學生

北京政變與克利斯浦借款

北京政變與各政系

北京政變與上海工會之主張

北京政變與軍人

北京政變與農民

北京政變與孫曹攜手說

北京通信

讀者之聲

蘇 賓 郭漢鳴

君 宇

炳 榮

伯 青

抵制日貨以後

對華銀行團之新進行計畫

大家都是良民那裏來的匪！

未來的英法航空大戰

英國船港工人罷工的失敗

讀者之聲

第三十三期

我們要何種勢力管理中國

美國人第二次造謠

國會與制憲

美國僑商團體之對華主張

他們的道路與我們的道路

華府條約的效力

軍事彙刊第一集目錄

李子芬 呂品 鄧悲世

炳 榮

太 雷

太 雷

春 木

巨 綠

春 木

巨 綠

獨 秀

獨 秀

偉 仁

第三十五期

中國人應該這樣孝哈定嗎？

各省聯席會議

江浙弭兵運動

抵制日貨以後

對華銀行團之新進行計畫

大家都是良民那裏來的匪！

未來的英法航空大戰

英國船港工人罷工的失敗

讀者之聲

第三十六期

大 雷

孫 鐸

仁 靜

競 人

孫 鐸

獨 秀

外交團正式提出之臨案通牒

潮 文

一 言

仁 靜

仁 靜

巨 綠

仁 靜

仁 靜

和 森

和 森

和 森

和 森

南洋吉隆坡通信

英國失業人數之增多

讀耆之聲

白青敬翼黃居仁番斌周

粵局與革命運動

讀者之聲

章炳麟與民國

大元帥贊助何東爵士嗎？

日本大災在國際上的意義

限制天空軍備會議——重新宰割弱小民族

讀者之聲

ABC

白青安志成

第四十期

黎元洪南來

哈爾濱撤銷地畝運動與列強之干涉

引人入勝的外交案——組織聯合艦隊

山東民衆的革命潮流

華會以後美國對華的德政一斑

獨澤獨章
秀東秀龍

獨澤振振振白
秀東宇宇宇青

炳章和和獨獨和和獨
榮龍森森秀秀森森秀

文章章章和獨
虎龍龍龍森秀

英國帝國會議

讀者之聲

餘錄

第四十六期

安徽學界之奮鬥

三巡閱發表後的吳佩孚

山東人民為威海衛交涉之奮鬥

大可注意的金佛郎案

原來是吳佩孚委託外艦運軍火

何東的狐狸尾巴現出來了！

被外國帝國主義宰制八十年的上海

華人營業的自由也沒有了嗎？

赴洛赴日請示之王正廷

兩月以來之湖南

讀者之聲

第四十七期

陳炯明與政局

外幣與主權

對俄庚子賠款與國民教育

外國帝國主義者果為維護內債基金而反對國立八校的俄款運動嗎？

美國奸商又在張家口橫行

恢復華人領港權

外人替曹錕策昇平

好個江蘇省民

美國的教學

燦真

仁靜 讀者之聲

甯一平

第四十八期

為收回海關主權事告全國國民

革命政府反抗帝國主義的第一聲

趙恆惕陳炯明與聯省自治派

廣東農民與湖南農民

趙恆惕實行附北攻粵矣

英國帝國主義之鴉片政策

英國選舉中工黨之勝利

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

中國國民黨綱草案

第四十九期

國民黨改造與中國革命運動

聯省自治與新西南主義

憲法與自治學院

五十萬公債票被劫案

蘇俄在國際地位之復振

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之演說

中國國民黨綱草案（續前）

第五十期

關稅主權與資產階級

賓步程與工人

又是一個樂志華案

東南大學要圍民田五百畝

一個模範的國際共管城

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

濤宸

和森

仁靜

獨秀

獨秀

致遠

致遠

和森

巨綠

獨秀

致中

秋田

和森

獨秀

獨秀

和森

和森

和森

導 向

報 週

定價

每份連郵費大洋三分
以後有增刊不另加價

分售處

○上海大馬路
○廣東海沙路
○杭州亞細亞
○北京東八馬路
○天津法租界
○立書處

（第一號）

每星期三出版 總發行所上海老馬路門牌五號 發售處三號

本報宣言

現在最大多數中國人民所要的是什麼？我們敢說是要統一與和平。為什麼要和平？因為和平的反面就是戰亂，全國因連年戰亂的緣故，學生不能求學，工業家漸漸減少了製造品的銷路，商人不能安心做買賣，工人農民感受物價昂貴及失業的痛苦，兵士無故喪失了無數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為什麼要統一？因為在軍閥割據互爭地盤互爭雄長互相猜忌的現狀之下，戰亂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將軍權統一政權統一，構成一個力量能夠統一全國的中央政府，然後國內和平才能夠實現，所以大家都要統一。我們敢說：為了要和平要統一而推倒為和平統一障礙的軍閥，乃是中國最大多數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設在最大多數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沒有不崩壞的。

所謂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憲政治，是怎樣發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麼呢？老老實實的簡單說來，只是市民對於國家所要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這幾項自由權利，所以有人說，憲法就是國家給予人民權利的證書，所謂權利，最重要的就是這幾項自由。所以世界各種民族，一到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這幾項自由，也就立刻發生民主立憲的運動，這是政治進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國家可以說沒有一個例外。十餘年來的中國，產業也開始發達了，人口也漸漸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鐵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學生，若新聞記者，若著作家，若工商業家，若政黨，對於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這幾項自由，已經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名義之下，國家若不給人民以這幾項自由，依政治進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須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為這幾項自由是我們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可是現在的狀況，我們的自由，不但在事實上為軍閥剝奪淨盡，而且在法律上為袁世凱私造的治安警察條例所束縛，所以我們一般國民尤其是全國市民，對於這幾項生活必需的自由，斷然要有誓死必爭的決心。『不自由毋寧死』這句話，只有感覺到這幾項自由的確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義。

現在的中國，軍閥的內亂固然是和平統一與自由之最大的障礙，而國際帝國主義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更是箝制我們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展的惡魔。北京東交民巷公使團簡直是中國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財政權不操諸財政總長之手，而操諸客卿總稅務司之手；領事

裁判權及駐屯軍橫行於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幣流通於全國；海關郵政及大部分鐵路管理權，都操諸外人之手；銀行團及各種企業家，一齊勾串國內的賣國黨，盡量吸收中國的經濟生命如鐵路礦山和最廉價的工業原料等；利用欺騙中國人的協定關稅制度，箝制中國的製造業不能與廉價的外貨競爭，使外貨獨占中國市場，使中國手工業日漸毀滅，中國爲使永消費國家，使他們的企業家盡量吸收中國的現金和原料，以滿足他們無窮的掠奪慾；在這樣國際帝國主義政治的經濟的

聯省自治與中國政象

獨秀

我對於聯省自治即聯邦這個制度的本身，本來不反對；但是我以爲任何國家若採用這個制度，最圓滿的理由是建設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經濟狀況不同之上，其次是建設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語言宗教不同之上，至少也必須建設在人民之自治的要求與能力擴大之上，這種合乎民治主義的進步制度，決不是武人割據的退步制度可以冒牌的。

中國政象紛亂的源泉，正是中外人所同惡的「督軍政治」：大小軍閥各霸一方，全國兵馬財政大權都操在各省督軍總司令手裏，中央政府的命令等於廢紙，省長是督軍的附屬品，省議會是他們的留聲機器，法律輿論都隨着他們的槍柄俯仰轉移，因此中央財政枯竭，以內外債及中央政費無法應付之故，國家瀕於破產；又以大小軍閥在省外省內互爭雄長之故，戰禍蔓延，教育停頓，金融恐慌，百業凋敝，繼此以往，國力民力日益削弱，必然要至滅亡的地步。

我根據以上的理論與事實，我斷然不敢承認聯省自治，能夠解決現在的中國政治問題。

中國本部人民的經濟狀況，都在由農業及手工業漸進到工廠工業時代，南北大致不甚相遠；本部語言發音雖微有不同，而文字及語言構造則完全相同；宗教雖有佛道耶回之分，而無分部聚居之事；至於

侵略之下的中國，在名義上雖然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在實質上幾乎是列強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華民族爲被壓迫的民族自衛計，勢不得不起來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努力把中國造成一個完全的真正獨立的國家。

現在，本報同人依據以上全國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經濟的事實所要求，謹以統一、和平、自由、獨立、四個標語呼號於國民之前！

說人民之自治的要求與能力已經擴大到聯省自治的程度，除造謠外別無事實可以證明；在上列的事實基礎上而提倡聯省自治，簡直可以說是無病而呻。

近來的聯省自治論，非發生於人民的要求，乃發起於湖南廣東雲南等省的軍閥首領，這個事實，我想無人能夠否認。這種無病而呻的聯省自治論，在這班軍閥首領自然是有病而呻；所以我敢說現時的聯省論，隱然以事實上不能不承認已成的勢力爲最大理由，是完全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決非建設在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上面。

武人割據是中國政象紛亂的源泉，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之聯省論，不過冒用聯省自治的招牌，實行「分省割據」「聯督割據」罷了。

而且國內政論家若以苟且的心理，以爲事實上不能不承認這種已成的勢力，遂輕假以自治之名，則希圖割據的武人得了時論的援助，人奮其私，師旅團長都可以效督軍總司令之所爲，假自治之名，行割據之實，一省之內又復造成無數小酋長的局面，更陷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這時諸君又將以他們「不能立時放棄自治」爲理由，以爲事實上不能不承認他們已成的勢力，來主張「聯道自治」「聯縣自治」嗎？

聯省制即聯邦制的理想，固然是我們所不反對的，自治更是我們

所贊成的，但是我以為我們人民的政治能力，才發達到都市自治的程度，若說已能勉強運用省自治制，此則為常識所不許；不能而強欲其能，至不惜以武人割據冒居其名，其結果，上不能集權於政府，下不能分權於人民，徒使軍閥橫梗其間，統一與民權兩受其害，因為人民真能運用自治制度的聯邦，未必定有害於統一，而武人割據的聯省自治却去統一太遠了。

最近的努力週報上，有胡適之先生和陳達材先生兩篇贊成聯省自治的文章，我現在略寫點不同的意見如左：

適之先生說：「我們總不懂孫吳二氏怎樣能抹殺省的一級，我們至今不解國中研究政治事實的人，何以能希望不先解決省的問題，而能收軍權於國，何以能希望不先許省自治而使縣自治！」我請問適之先生：怎見得不贊成聯省自治便是抹殺省的一級？不能收軍權於國，如何能夠解決省的問題？（即以安徽為例，不能除張馬等軍，惟有他方法可以解決省內各問題）據何理由縣自治必須建設在省自治的基礎上面？

適之先生說：「試問國憲制定頒布之後，各省就能拱手把兵權奉給中央了嗎？那些已行自治的各省，如湖南，如廣東，就可以自行取消他們的自治制度了嗎？那些正在經營自治的各省如雲南，如四川，就可以立時放棄自治了嗎？」我今正告適之先生：中國此時還正在政治戰爭時代，不是從容立法時代，我們并不像一般書呆子迷信憲法本身有扶危定亂的神秘力，我以為此時一部憲法還不及一張龍虎山的天師符可以號召羣衆。先生稱許湖南廣東是已行自治的省，雲南四川是正在經營自治的省，原來時賢所主張的聯省自治即聯邦制就是這樣，我們知道了。我們誠惶誠恐這種進步的政治組織，關外鬍帥也會採用。自治！自治！天下罪惡將假汝名以行！

適之先生說：「只是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軍權的代價。」我要

問：先生所謂已行自治的省和正在經營自治的省，都是軍閥用兵力取得的，他們肯以軍權換省自治嗎？他們果真是爲了省自治才擁兵割據嗎？他們寧肯拋棄軍權不肯拋棄省自治嗎？先生這種公平交易的估價，恐怕軍閥聽了要大笑不已。

適之先生既已稱許明明是割據的軍閥爲已行自治或正在經營自治，爲何又說「只有聯邦式的統一可以打破現在的割據局面」？

適之先生力說：只有公開的各省代表會議可以解決時局，勝於武力統一；我們知道前此上海和會，費了許多時間及金錢，各代表政客鬧了無窮的笑話，結果還是吳佩孚兩次放了幾天炮，才解決了他們不能解決的問題。

陳達材先生主張聯邦制的理由有二：（一）是因為交通不便，（二）是因為人民組織能力薄弱。我以為交通不便不是個永久不變的現象；他以為交通不便，各省人民不能在政治上表現他們的意志感情，例如任免雲南省長，須聽命於數千里外之北京政府，他們的意志感情怎麼能影響北京政府？我要問：適之先生所謂正在經營自治的雲南省長唐繼堯，已行自治的廣東省長陳席儒，是不是足以表現雲南人和廣東人的意志感情？人民組織能力薄弱，不能監督政治，誠如陳達材先生所云，正爲如此，我們應該覺悟在人民沒有運用省自治制這大能力的時期，斷然不宜妄行採用聯省自治即聯邦制，因為採用聯省自治制而省民的政治能力不能運用，此時省政府，下無人民監督，上又無中央制裁，則軍閥割據暴吏橫行的現象其何能免！

陳達材先生又以爲在國民無政治能力狀態之下，欲求政治進步，必先做到左列三個條件：（一）是政府權力的分散，（二）是政治飯碗支配權的分散，（三）是軍人與政爭之分離；這三個條件，與聯邦制實完全適合。我要請問：照現在的政象，不知道政府權力還要更分散到什麼程度，陳達材先生才覺得痛快？此時中國政權是集中在一

中央政府嗎？人民分途監督省政府的效力在那裏？中央政府還有政治飯碗的支配權嗎？各省在鄰省在省內，因為地盤飯碗的自由競爭連年開槍放炮，像陝西四川湖南雲南貴州老百姓所受地方分權致啓爭端的厚賜，陳達材先生全然不知道嗎？中國政治飯碗總只有這樣大，無論支配權如何分散，同是供不應求，解決這個問題是在開發實業，不是飯碗支配權的分合問題。此時中國政治的實質，已經是聯邦而非單一制，中央政府的權力，比世界上任何聯邦政府的權力還小，軍人與政爭分離了沒有？

我常說，中國已經是無政府狀態，不必再鼓吹無政府主義了；中國的政象已經是超聯邦以上的地方專權，不用再鼓吹什麼聯省聯邦制了；我以為任何好名詞好主義好制度，而不為社會實際生活所需要，必不足以救濟社會的病痛；拿聯省自治來救濟中國，簡直是藥不對症，不但不能減少病痛而且還要增加病痛；因為中國此時的病症，是武

統一，借債，與國民黨

和森

辛亥革命既已成功了十一年，民主與封建之爭——在袁世凱時代為共和與專制之爭，袁死後為護法與非法之爭——何以至今還不能結束呢？主要原因在舊支配階級的武裝並未解除，北洋派領袖且因其武力而完全承襲新政權，政體雖然是新的，而支配階級則仍然是舊的。舊支配階級——即封建的軍閥與官僚——要擴張並鞏固其地位，第一步就不得不增加其武力以壓迫革命階級並解除革命階級的武裝。二年獨立失敗，革命階級完全解除武裝而被驅逐於政權與領土之外，北洋派乃更進一步，實行推翻共和恢復封建政治。袁世凱死，段祺瑞承繼其地位，自此以至於現在的曹吳，政權總不出北洋派的掌握。

由此我們可得一個重大的教訓：舊支配階級的武裝不解除，舊軍隊不完全解散或澈底改組，新支配階級——即革命階級——的統治權是不

人割據不是中央專權，省民政治能力不能接受省自治權而採用聯省自治制度，除增加武人割據的擾亂以外，必無其他好的結果。所以我們主張救濟中國，首在剷除這種割據的惡勢力，斷然不可懷苟且的心理，以為他是已成的勢力，來承認他助長他。剷除這種惡勢力的方法，是集中全國愛國家而不為私利私圖的有力分子，統率新興的大羣衆，用革命的手段，剷除各方面的惡勢力，統一軍權政權，建設一個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這樣政府實現了，才有政治可言，才有從容製憲的餘地，中央權與地方權如何分配方為適當，自然是這時候憲法中一個重要的問題；若在現時羣雄割據的擾亂中，鼓吹聯省自治，上有害於國家統一，下無益於民權發展，徒以資橫梗中間的武人用為永遠鞏固割據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連向中央請願這條可憐的路都斷了，所以我對於這種政治主張，期期以為不可，敢我敬愛的的朋友們垂泣而道之。

能保持的，他的革命是要被推翻的。所以法蘭西大革命，羅拔士比極力破壞舊軍事組織，撤換一切封建階級的司令長官，最後第三共和之所以鞏固，也是因為舊軍隊解體，共和國新軍隊完全成立之故。最近俄羅斯革命之所以成功，蘇維埃政府之所以不能動搖，也是因為在十月革命前，用宣傳手段，完全破壞舊軍事組織和紀律——第一步是廢除軍隊中的死刑——到一九一八年更完全遣散舊軍隊而改建工農階級的紅旗軍。假使他們在革命中及革命後不完成這種根本工作，他們的新政權也是遲早要落於舊軍閥之手，他們的革命也是遲早要被舊勢力推翻，如中國辛亥以來的故事一般。

所以從這一點說來，中國現在政治問題，實在去其能解決之時還遠，因為全部政權還在北洋軍閥手裏，北洋派的武力依舊是政治舞臺